



## 民族文化巡礼

# “三月三”

农历“三月三”作为我国一个古老而浪漫的传统民族节日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。无论是古代中原地区的“上巳节”,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“三月三”,无论是祓禊仪式、曲水流觞、郊外踏青,还是少数民族歌舞定情的习俗,其内在文化价值和情感表达是一致的,即传递出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、对自然的敬畏,各民族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热烈追求。

## 多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



## □ 本报综合

“山歌好比春江水,不怕滩险湾又多……”今年4月11日是农历三月初三,也是我国传统民族节日“三月三”。当日,广西柳州的壮族群众换上节日盛装,载歌载舞,对唱山歌,在春日山水间欢聚一堂。一时间,“全中国都在羡慕广西”“广西三月三到底有多好玩”等相关搜索不断冲上热榜,也使“三月三”这个传统民族节日走入更多人的视野。

汉族“三月三”又称“上巳节”,有着悠久的历史、深厚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习俗。岁月流转中,“上巳节”的很多民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中,使“三月三”逐渐成为多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。

上古时代以“干支”纪日,农历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,谓之“上巳”。据传,“上巳节”在上古时代就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,即:人们在春和景明的时节走出家门,集于水边,举行清除不祥的祓除仪式。《周礼》郑玄注:“岁时祓除,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。”《论语》云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是月上巳,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,曰洗濯,祓除宿垢疾为大洁。”文中所说的“祓除”即是一种以流水洁净身体、让灾厄与疾病随水而去的风俗。

“上巳节”还有一项活动就是男女相会,即男女表达爱慕之情。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云:“溱与洧,浏其清矣。士与女,殷其盈矣。女曰:‘观乎?’士曰:‘既且。’且往观乎?洧之外,洵訏且乐。维士与女,伊其将谑,赠之以勺药。”

后来,“上巳节”作为传统节日被传承下来,并固定为农历三月初三日。魏晋时期,文人雅士中流传着祓禊、曲水流觞等习俗。祓禊即在水边举行祭礼,祈求神灵护佑,驱除不祥,预防疾病。曲水流觞又称为“流杯曲水之饮”。所谓“流杯”,也称“流觞”,就是投杯于水的上游,听其随波而下,止于某处,则其人取而饮之。水一般要弯曲才行。众人坐在环曲的水边,把盛着酒的觞置于流水之上,任其顺流漂下,停在谁面前,谁就要将杯中酒一饮而下,并赋诗一首,否则罚酒三杯。“永和九年,岁在癸丑,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……”《兰亭集序》里记载的就是在公元353年的“三月三”,王羲之与友人谢安、孙绰等会聚兰亭,感叹生命与岁月流逝,于是挥毫作序,留下一段千古佳话。

到了唐代,“上巳节”成为当时比较隆重的节日之一,其主要内容有春游踏青、临水宴饮。宋代吴自牧在《梦粱录·卷二》中写道“唐朝赐宴曲江,倾都禊饮踏青”,说的正是彼时“上巳”当日,长安城内男女老少盛服而出,在曲江畔宴饮、郊游的景象。杜甫的《丽人行》对此盛况亦有描写: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中唐诗人白居易在《三月三日谢恩曲江宴会状》一文中也详细记载了“上巳节”的宴饮情况。

同时,“上巳节”又叫“女儿节”“桃花节”,是一种古代汉族少女的成人礼。一般在这个日子,少女们穿上漂亮的衣服,临水而行,举行“笄礼”。她们踏歌起舞,在水边游玩采莲,称为“上巳春嬉”。

宋代以后,“上巳节”与清明节、寒食节合而为一,逐渐消失在时间长河中,但“上巳节”的很多风俗在我国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留和延



曲水流觞



抛绣球



对唱山歌



郊外踏青



吃五色饭



## □ 本报记者 张好

在济南市平阴县有一片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“于林”,这里是明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、东阁大学士于慎行的墓地,人称“阁老墓”。于慎行一生不党不伐、不畏权贵,为人公正、是非分明,他仕于隆庆、万历两朝,其清白做人、干净做事、廉洁做官的经历堪称古代廉臣的典范。

于慎行,字可远,又字无垢,东阿(今属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)人。据《明史》等记载,于慎行少年聪慧,14岁即考取秀才,17岁考取举人,后于隆庆二年考中进士。弱冠入朝的于慎行深受当时的首辅张居正青睐,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编修,曾任首辅的叶向高则称其为“绝世之才”。于慎行为官清正耿直,为人襟怀坦白,不管对皇上、首辅还是同僚,他都心胸坦荡,真诚相待,因此在朝中享有很高声誉。

万历六年,张居正父亲病故,他不想放弃改革大业尊制守丧,便提出“夺情”。万历皇帝予以批准,举朝哗然。于慎行虽受到张居正赏识,但为坚持纲常大义,还是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,劝万历皇帝收回成命。张居正很不高兴,见到于慎行时说: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,我平时待你不薄,没想到你这样对我。”于慎行深意切地对他说:“正是因为您对我很好,我才不得不这样啊!”之后,于慎行因与张居正失和,乘疾回乡。万历十年,张居正去世。当时,反对张居正的势力执掌朝政,他死后仍遭政敌攻击,被剥夺封爵,籍没全家。朝廷派刑部侍郎邱橒前去抄家时,于慎行不计前嫌,写信给邱橒,请他关照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和尚未未成年的幼子。后来,于慎行又找到次辅申时行,请他出面调停。在二人的努力下,最终保全了张居正的部分后人。

另一方面,于慎行为人清正廉洁,他曾替寿张县国子监监生刘讷和与他同年举人吕孝廉洗脱冤情。之后,刘讷、吕孝廉两人一个“函百金来谢”,一个“持金珠来谢”,都被于慎行坚决拒绝。他说:“若以财物枉法相谢,那就是我自己的罪行了。”于慎行的妻子秦淑人也非常深明大义,坚持廉洁持家,绝不收受贿赂。万历十三年,于慎行与同僚李长春远赴应天府主持乡试。当时,江浙地区的一户大姓人家派人不远千里至东阿镇,找到于慎行家中老人,想通过秦淑人疏通关系考取乡试。秦淑人严厉训斥了老人,并命令将老人绑送官府,来找关系的人只好放弃。于慎行任礼部尚书时,宗藩沈王为请封,找到于慎行岳父秦柏为其求情,秦淑人却拒绝了父亲的请托。于慎行知道这件事后感叹道:“成我志者,淑人也。”

于慎行清正廉洁、刚正不阿的品质,深受其家族清廉家风影响。于慎行之父于玭,历任许州知州、静宁州知州等职务。于玭矜慎好礼,熟悉吏治,对待百姓素来仁爱,声誉显著。他为官清廉,做官10年,家境依然窘迫。于慎行之母刘太淑人,出身于东阿镇望族,年幼时好学,广博且精通经典文献,是当地有名的才女。她对孩子管教十分严格,家中五子“经书皆其口授”,并致力于培养他们的良好品格。于慎行晚年“每思太淑人课灯下,顿废食”。

事实上,除了深受家风熏陶外,于慎行的品格养成还得益于良好的教育。他少年时期求学济南,选庶吉士后入馆学习,先后师事朱衡、赵贞吉、殷士儋等名臣大儒,其中朱衡对于慎行清廉品格的形成影响尤大。嘉靖三十八年,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朱衡挑选与其子朱维京年相若者于慎行、于达真、王诗,与共研习。于慎行由此得以在济南学习了近三年时间,其师资、眼界、交游都有了质的提升,为日后成长为“鸿钜儒”奠定了基础。朱衡为当朝重臣,其性刚直,遇事不挠,负经济大才。于慎行为其所撰行状称:“其居官廉,不受私。开府典铨,秋毫如水。自奉俭薄,衣常布素,食无重品,家人化之,亦毋敢为纷华。”万历二年,朱衡致仕南归,于慎行在京“送朱公”,但“公饮饯,却诸市”。师生间的酬酢往来,足以说明朱衡的清廉对于慎行所产生的“润物细无声”的熏陶作用。

严谨的家风、良好的教育和深厚的乡邦文化,成为于慎行清廉品格的基石,而“一代廉臣”于慎行的人生故事,也成为值得后世学习的生动教材。

